

7125
713244

德
斯
道
的
馬
克
斯

德意志

英約翰 斯柏爾著

文譯

認識出版社印行

他所知道的馬克斯

英約翰 斯柏爾 著
談文 譯

(一)

黃色暗淡的陽光穿過小烟店積滿塵土的玻璃窗，越過了長板橙，老漢斯·費烈茲齊在那兒一邊工作一邊哼着「自由之歌」的調子。

坐在屋角裏一張三脚小橙上的年青同志好像並沒聽見那調子的聲音，他的眼睛注視着一張鑲在橡木相框中的人像，這是掛在老漢斯捲烟的長板橙上面的牆壁上的。那照片已經殘舊得很，在它上面的簽字也看不清楚了。年青同志的目光是那麼的充滿着仰慕和恭敬。

『給我講講關於他的事吧，漢斯。』最後他說了。

老漢斯停了他在哼着的調子，望着年青的同志。他把眼睛移到那肖像上，用充滿着虔敬的目光注視着它。

好幾秒鐘沒有言語，只有牆上那掛鐘單調的滴嗒聲在打破難堪的靜寂。

『呵！他是一個奇特的人，我的同志。』最後老漢斯說道。

『是的，是的！他是一個奇特的人——一個從古未有過的最奇特的人。』年青同志用一種因虔敬

的熱情而顫動的聲調回答說。

兩個人又保持了一會靜默。那年青同志接着說……『是的，馬克斯是一個奇人……漢斯，而你認識他，看見過他微笑，聽見過他說話，緊握過他的手，稱呼過他同志和朋友。』

『呃，多少次，多少次呵！』漢斯一邊領首一邊說……『有好幾百次了，我們一塊兒吸煙，一塊兒喝酒——我和他。』

『呵，那真是一種難得的光榮，漢斯。』年青同志熱誠地說，『如果我能聽他講話，觸摸他的手——為窮苦的工人們寫過這麼許多真理的手，那我真快樂得要死了，漢斯。甚至當我現在摸到你的手，想到這是會經常常握着他的手的手，我也感覺到莫大的興奮。』

『哎，可是我這可憐的老手並沒有甚麼。』老漢斯帶着苦笑說：『觸摸這樣一個人的手是沒有甚麼的，因為天才並不是像天花那樣的傳染病。』他再接着說。

『可是，給我講一些關於他的事吧，漢斯。』年青同志懇求道：『告訴我他長得怎麼樣，講話的時候怎麼樣，一告訴我所有一切吧。』

『好吧，你瞧，我們童年的時候在愛德里佛斯
●的故鄉一塊兒玩，那時候我們打過多少次架呵！
有一次，他把我的眼睛打腫了，我把他的鼻子打到
流血，呵，簡直像一頭豬。』

『甚麼？你打到他流血？』

『唔，那並不算甚麼，所有的孩子都是這樣打
架的。』

『唔？』

『我父親是個鞋匠，我們住的地方和卡爾他們
住的並不很遠。有好些次，我父親叫我把補好的鞋
子送到他們家裏去——在布魯卡格拉斯●，那麼我便
可以看見卡爾了。他和我長得一般高大，不過他比
我小一些。多麼好的一個孩子！他鬚髮，肥胖——真
像一個小木桶。

『所以，有時候當我送鞋子去的時候，便停下
來和他玩一會——和卡爾，還有那些女孩子們一塊玩
。他是常常和女孩子一道玩耍的——和他的姊姊蘇菲
亞和小珍妮，惠絲法蘭。●

『有時候我並不怎樣喜歡這樣——和女孩子們玩
。她們比我們男孩子年紀大，要甚麼都得依着她們
，而我是最不喜歡女孩子指使我們男孩子的。所以

有一次我嘲笑他這個一說他和女孩子玩，簡直像個嬰孩。那一次我們打架了，就是他給我一個黑眼圈，我還他一個腫鼻子。

『有時候那老頭子，卡爾的父親會到我們舖子裏來聊天。他是一個律師，而我父親只是一個鞋匠。他相當富有，而我父親十分貧窮。可是這並不使馬克斯先生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他能和我父親長談一個鐘頭之久。

『你瞧，他是一個猶太人，但是在卡爾出生前，他便變成了基督徒了。我父親在我出生前也作過同樣的事。我父親沒有告訴我他為甚麼要作基督徒，不過有一次我曾經聽見亨烈治·馬克斯^④——卡爾的父親——和我父親談話，我才知道他的好理由。

『「當然，我是不信仰基督教的教條的，威廉老友。」他對我父親說：「我不相信耶穌是神；但是我相信有一個神，只有一個，沒有更多。」

『「而且，我並不是如此卑鄙——爲了要利用作基督徒和叫我的孩子們受洗來幫助我自己的職業。」他說：「我有些猶太朋友這樣說我，這是完全不確實的。主要的是因爲我覺得猶太教太狹隘，太保守了，威廉老友，基督教比較近於寬容，文化和自

由。猶太教存在我們這民族中，使我們猶太人憎恨和歧視異族。跟我們的同胞一同去推倒這分隔人們的高牆實在是我們應有的目的。這便是爲甚麼我要捨棄猶太教，威廉。」

『雖然父親沒有說甚麼話，但是從他一邊點頭，一邊微笑的樣子，我知道他也是同一類的基督徒。』

『可是，你要講的是他，那兒子呀，漢斯』

『呃，忍耐點，時間是比金錢寬裕的，孩子。』漢斯有點急躁地回答。

『唔，當然啦，我們上同一所學堂。雖然卡爾比我小，但是我們同在一級。他是多聰明伶俐的傢伙呵！他的功課常常是在全班之上的，他常在班中考第一。呃，他並且很能講故事。孩子，我真的沒有聽過這樣好的了。在上課之前我們慣常在操場上圍着他，要他給我們講故事，直至我們聽到毛髮悚然才止。』

『他的品性是善良和愉快的嗎？他受人喜歡嗎？』年青同志問道。

『喜歡？他是受全校師生最寵愛的，我的孩子。他永遠不會有壞脾氣或野品性，沒有人知道卡爾

會做過壞事。不過他會許多惡作劇和善意的戲謔。他愛和別的孩子，甚至和教師們開玩笑。

『他頂能寫關於旁人最有趣的短詩了，真是你有生以來從未聽見過的。有時候全學校裏所有的男女孩子都高聲背誦他的韻詩。如果別的孩子對他作點甚麼，卡爾便會寫些短詩愚弄他，我們便背誦着來嘲笑那可憐的傢伙。那時候我們是常常開這種玩笑的。但是我告訴你，我們真害怕卡爾的諷刺詩。』

『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有一個壞脾氣的教師，他是一個乖戾的傢伙。所有的孩子都恨他，他常常用戒尺打我們。有一天，當我們從學校回家的時候，卡爾對我說：「那老賊，我一定要寫些短詩叫他發抖，漢斯。」我們大笑，直至到肚皮痛才止。』

『他後來真的寫了那短詩了嗎？』年青同志問。

『寫了嗎？他當然寫了。你不懂得卡爾，不然你一定不會問我這樣一個問題的。第二天早上，卡爾交出了幾篇關於霍爾斯特先生的短詩，當時我們都吃吃的竊笑，全課室都騷動起來。』

『當然那教師很快便發覺甚麼不對，卡爾被喊』

出去，要他解釋那首詩的意思。「我是一個詩人先生，」他說：「我有詩人的特權，你不能叫一個詩人去解釋他的詩的。」我們都笑了。那可憐的霍爾斯特先生像一頭瘋牛一般。」

『他受罰了嗎？』

『當然受罰了。他父親也氣極了。可是我們在乎甚麼呢？我們在大街上高唱着那首詩，並且到處在牆壁上和別的地方塗寫。我們對那可憐的教師鬧得那麼厲害，使他不得不離開那小市鎮。我很希望我能記憶那首短詩，可是我對於背詩的記性並不好，而且這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了，離現在已經不止六十年。

『我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卡爾老不肯放棄和女孩子們——他的姊姊和珍妮，惠絲法蘭一道玩。我們長大了。都不願給旁人看見和女孩子一塊兒玩。可是他還是一樣。有時候我們叫他跟我們一道，他會說：「不，孩子們，今天下午我要跟珍妮和蘇菲亞玩。」我們爲了這個，簡直氣瘋了，因爲他在遊戲中是一個最會玩的傢伙。有時我們想設法嘲笑他，但是他比我們會起渾號，而且我們都害怕他那可怕的短詩。所以我們只好讓他去，否則他會用短詩

來愚弄我們的。

『唔，我比卡爾離開學校早得多，我的父親窮而我們一共有九個孩子要養育，所以我不得不出來工作了。但是我還時常聽見關於卡爾的聰明。人們會在父親的舖子裏談及說：「馬克斯那孩子將來一定會當部長的。」』

『後來，我聽說他到波昂^⑤上大學了。每個人都想，很快他便會成爲大人物的。有一次當亨烈治，馬克斯到我們舖子裏來很不高興地談到卡爾，父親有點迷糊了。他說卡爾在波昂浪費時光，甚麼也學不着，只是時常陷在困境之中，花着大筆的錢。父親設法安慰他，但是並不能使他高興。「我的卡爾—我寄託全部希望的孩子，在德里佛斯最聰明的孩子—是沒有成就的了。」他一而再地說。

『很快，卡爾回家來了，我幾乎每天都在街上看見他，他常和珍妮，惠絲法蘭在一起。當人們看見他兩個在街上走的時候，都點頭微笑。噢，他們是多麼漂亮的一對啊！珍妮是鎮上的美人，所有的年青人都爲她顛倒，他們向她寫情詩，用所有女神的名字來稱呼她，但是她除了卡爾以外，對誰都看不上眼，而卡爾在女人的眼中的確是一個美少年，

他體格長得又高又直，簡直像一條線，他有一雙我從未見過比它們更美妙的眼睛。當他微笑的時候，他眼睛便像是跳舞一樣。可是有時候它們發射出火光——我是說當他被激怒的時候。但是，我想那些女孩子們最喜歡的是他那大團黑漆的鬚髮。

『那些女孩子們簡直喜歡他到狂了，如果他愛這樣做的話。他可以叫她們一個一個的都拜倒在他腳下。我知道，因為我有兩個姊姊，我聽見她們的朋友常常談到他。但是卡爾除了珍妮以外，沒有一個給他看上眼。還有，除了她自己的姊姊。』

『人們老說卡爾和珍妮會結婚。拉楚爾——那是我的姊姊——有一天晚上在晚飯時也這樣說，可是我們的好母親對她笑了。「不，拉楚爾，他們不會結婚的，她說：「珍妮倒是想，但是那巴倫老頭不會讓她這樣做的。卡爾的父親在像我們這樣的窮人中算是富有的，但和珍妮的父親比較起來却顯得窮了，卡爾配不上那美麗的珍妮。」』

『於是父親便開口了，「你忘了，媽媽，亨烈治，馬克斯是老巴倫的最好的朋友，巴倫對卡爾像喜歡珍妮一樣喜歡他。他這樣愛珍妮他無論如何一定會讓她嫁她所愛的人的，即使那個人沒有分文。』』

『很快卡爾又走了，他不是回波昂，而是到柏林的大學去。我想他在柏林過得比較好一點。他去了一年以後，有一天，他父親到我父親的舖子來了，剛好我在那裡。他說，卡爾在柏林並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好好的生活。當他說到那孩子在談戀愛。並且很快便出來做事的時候，他禁不着笑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知道卡爾和珍妮訂婚了，老巴倫爲他女兒和她的愛人祝福。很快所有鎮上愛閑談的人都談到這件事，有些人說裡面有一段羅曼史，說那一對年青伙子已經秘密訂婚一年多了，他們恐怕老巴倫不答應。甚至有人說卡爾因爲保守秘密過於費心而至得病，後來卡爾給惠絲法蘭老頭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這件事，以一種剛毅的神氣對地向珍妮求婚，那老傢伙大笑着說，他是時常盼望着這件事情會實現的，所以那一對傻孩子白受了許多無謂的痛苦。

『當然，有許多人說這並不是一對好配偶，珍妮，惠絲法蘭可以嫁給比卡爾富有得多的人。但是他們不能不承認，她在萊茵省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比卡爾更漂亮更聰明的人了。

『可是，卡爾在大學裡似乎過得並不很好。有

一個晚上，亨烈治，馬克斯先生在我們舖子裡，當我父親向他問及卡爾的近況的時候，他竟哭了。他說卡爾並不用心地去學他應該學的法律，而在浪費時間。「他寫給我那些胡鬧的信，簡直叫我替他羞耻。」那老頭子說：「浪費時間來寫胡鬧的短詩和愛情小說，然後又把大部份撕毀掉；他說他要變成第二個哥德，又說他會寫偉大的普魯士戲劇，能够使舞台的藝術復興；他花錢比最富有人家的子弟還多，我怕他是交上了壞朋友，染上了不良的嗜好。

『於是父親說話了，「不要怕，」他說：「我敢擔保卡爾過得很好的，他會為家鄉爭光的，你知道我們有許多偉人也是曾經在學校裡考試落第的，馬克斯先生。有些最出羣拔類的人，在學校裡並沒有作過甚麼值得一提的事，而離開學校以後却成名了。卡爾沒有甚麼不好的，你可以放心。」

『那老頭子不說甚麼了，他緊緊的握着父親的手。「也許是這樣吧，威廉老友，也許是這樣吧。」他說道。我從那時候起，便沒有再看見那老頭子，因為沒有過多久他便死了。

『那一年復活節卡爾回家來。他看來又瘦又弱又蒼白。當他來看我們的時候，我簡直給他嚇了一

跳，他是那麼嚴肅和憂鬱。我們會到羅馬時代的遺跡廢墟去散步；在那裡他對我講他的計畫。他決定放棄作一個大詩人的願望了，準備獲得一個博士學位，然後就在那大學裡當教授。我提起他在小學時候所寫那些關於別的孩子和老教師霍爾斯特的短詩，我們像兩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一般地笑了。他站在一個小土堆上，背誦所有那些舊詩，好像都只是在一個星期前所寫似的。哎，他在那個晚上美麗的月光下看來真是太偉大了。

『後來，他父親死了，除了在殯儀經過時看見他一面後，以後就沒有再見他了，他又回到柏林的大學去，我不久也離開了家到各處流浪，有一個很長的時候沒有聽到關於卡爾的消息。

① Treves 是在德國萊茵省摩索爾河畔的一個城鎮。

② Bruckergrass 是鎮上一條街道的名字。

③ Jenny Von Westphalen

④ Karl Heinrich Marx

⑤ Bonh 是在德國萊茵省萊茵河畔的城市。

(二)

『兩三年以後，我那時正在科隆①作工，我在

那裡有一個愛人。有一天我在一張叫「萊茵新聞」的報紙上知道有一個民主集會的消息，我是很喜歡民主思想的，因為它們完全是站我們這樣的工人的利益立場，所以我決定去參加那集會。

『於是，那天晚上我去了，去那裡聽演講，沒有多久他走進來，最初我沒有看見他，只聽見在我後面起了一陣很輕的噪雜，跟着我聽見我附近有人說：「馬克斯博士來了。」當我轉過頭去，我看見卡爾正在走上講台，所有的眼睛都緊釘着他。

『後來卡爾作了一個演講，他並不是一個大演說家，只用極簡單的話清楚而正確地講。在他以前講演的人都是很有口才和激動的，把聽眾鼓動得熱狂，對於卡爾的演講却完全沒有鼓掌和喝采來歡迎。他是被人極肅靜地聽着。

『這樣使我感覺卡爾的演說是很失敗的，但是在第二天，我發覺那個晚上所聽到那麼些話，還沒有忘記的就只有卡爾所講的。和我在同一個舖子裡做工的人都是如此，當第二天他們談論到那次集會的候候，他們所記得和所討論的，也就是卡爾所講的話。卡爾就是這樣的，他知道怎樣講話叫你永遠不會忘記。

『當那天散會以後，我沒有和他說一句話便想溜走了，因為我對那位莊嚴的馬克斯博士——這大人物感到有點害羞和恐懼。但是他看見我往外走，便大聲喊我的名字。「等一會，漢斯，費烈茲齊！」他一邊喊一邊跑到我面前，伸出他的雙手，他堅持要把我介紹給所有的領袖們。「這是我的老友漢斯，費烈茲齊，從前我們一塊兒上學的。」他向他們說到。

『他非讓我和那幾位領袖們一塊去喝點酒不可，雖然我有點害怕在這些人面前會相形見拙，但是結果我去了。你聽見過卡爾和那些領袖們講話就好了，我的孩子，真是太妙了，我坐在那裡，把每一個字都聽到心裡去。其中一個大人物說要採取猛烈行動，「只有流血的革命才能幫助工人們的了，馬克斯先生。」他說。但是卡爾安詳地微笑，他說：「革命，是的，不過還未到時候，或者完全不是流血的。」我幾乎看他上唇輕蔑地振動。呵！他的話是多麼的有力呵！

『當那一羣人散了以後，他帶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才知道他就是萊茵新聞報的編輯，而且知道以前在那報上讀到的那些替窮人們說話和斥責政府

的文章都是他寫的。那時候我簡直有點害怕他了。那麼奇怪，好像他變成了多麼偉大，多麼聰明。但是卡爾很快便驅除了我心裡的不安，使我忘記了一切，只記得我們是兩個從家裡出來的孩子，我們完全陶醉在往事的回憶中。

「唔！我從那時候起，常常看見他，因為我加入了那個民主團體。後來政府查封那報館，卡爾要到巴黎去。他臨走之前來和我話別，並且告訴我在去巴黎之前要和珍妮結婚。我告訴他我也打算結婚。

「沒有想到我們在度蜜月的時候碰見了。我和我的巴巴拉在丙恩結婚後的一天，在街上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喊我的名字，當我回轉頭去，看見卡爾和他的珍妮站在那裡對着我和我的巴巴拉在笑，我們好像是傻瓜一樣弄得滿臉通紅了。我們在丙恩那老嶺過的日子真是愉快極了。

「我回到科隆，在巴巴拉父親開的舖子裡工作，而卡爾却到巴黎去了。我有時還聽見關於他的消息。後來我們經常收到一份叫「前進」^(四)的報紙，裡面都是登載着卡爾和別的名人的文章。我記得巴吉寧^(五)也替那報紙寫文章，還有我們的詩人海涅^(六)

和海爾威^㉞：

『後來那報紙都被迫停刊了，我們聽說是基佐^㉝壓迫那報紙，並且下令把卡爾和別的撰稿人逐出法國境，這是跟隨基佐的亞力山大，漢姆波特先生說的。我接到卡爾一封來信說：他已和他的妻子在布魯索爾^㉞住下來，而且有了一個孩子——一個小珍妮——已有八個月大的我們的小巴巴拉也是同樣大了。

『沒有多久，有信來我們的社團詢問卡爾的住址，那是恩格斯^㉞寫來的，我以前還沒有聽見過他。我沒有把地址告訴他，一直到後來我知道了恩格斯是一個忠實的同志和朋友，因為我們都害怕有敵人要傷害卡爾。我把卡爾的地址告訴了恩格斯是非常的好的，因為我後來知道他給卡爾寄錢去了，他幫助卡爾克服了奮鬥中的困難，如果我們知道卡爾處於困境之中，我們在科隆的朋去自然會寄錢幫助他的，但是卡爾的自尊心是那樣的強，不肯讓我們知道他的困難。

㉝ Cologne 是德國萊茵省的一個大城市。

㉞ Rhenische Zeitung是在科隆出版的一張報紙，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創刊，十月馬克斯當編輯。

⑤ Vorwärts是巴黎出版的一張報紙，馬克斯經常爲之撰稿。

⑥ Bakunin (1814—1876) 俄國安那其主義領袖。

⑦ Heine (1798—1856) 德國大詩人，馬克斯一八四四年與之結交，而且很親密。

⑧ Horwegh (1817—1875) 德國詩人，

⑨ Guizot (1787—1874) 法國學者與政治家馬克斯流寓巴黎時他正從政。

⑩ Brussels 比利時的一城市。

⑪ Engels (1820—1895) 一八四四年與馬克斯會晤，後來成爲了馬克斯最好的知己和合作到底的戰友。

(三)

「這是一八四七年的冬天，我在倫敦再看見他。當時許多工人團體都正爲了要成立一個具有正式綱領的國際組織問題而激動，馬克斯被請去負責那綱領的起草工作，在倫敦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卡爾所起草的綱領，我被科隆的同志們推舉爲代表去出席，他們都一致願意分担我的用費，所以我很高興前去參加，我高興因爲我可以看見卡爾。

「於是我便到了大風庫街工會聯盟的屋子裏，就在那裏卡爾宣讀他所準備的原則及綱領，那就是你所知道的「共產黨宣言」。」

『甚麼？漢斯，當我們的階級不朽的獨立宣言寫讀的時候，你真的也在場？』

『唔，孩子，直至會議開完，一連十天我都在場，我永遠忘不掉我們的卡爾怎樣宣讀那宣言的，他簡直像一個感受神靈的人物。我曾聽見過本斯泰恩，納曼和其他許多大演員朗誦古典名著的詞句，但從未聽見過像他這樣精采的宣言。我們入神地坐着，當他宣讀的時候，靜得像死的一般。歡樂的眼淚在我臉上流着，而這並不只我一個。當他念完的時候，立刻起了最猛烈的歡呼。我不能控制自己了，連續吻他的兩頰多次，他並不喜歡我那樣做的，因為他常會因為別人的騷擾而忸怩不安。

『但是卡爾——他常常堅持要我像在童年時候一樣喊他「卡爾」——那一天向我們表白了他內心的意念，或者你可以說坦露了他心中的秘密。各個國家的工人應該團結起來——就是如此，團結起來！那天晚上，在長久的會議開過之後，他帶着我，還有恩格斯和幾個其他的朋友——我記得普凡達爾是

其中的一個——同出去，他還說了一點別的話，他說無論如何工人們一定要團結起來，誰要提出分散代替團結的人就被視為奸細。

『有些人並沒有他那樣的堅忍，很少人有的，孩子，因為他的忍耐性簡直是上帝的忍耐性。許多人都要「行動」，「行動」，「行動」，甚至其中有些人還誣蔑卡爾是一個懦夫，懼怕行動。有一個小代表——一個法國人想聳恿從小便認識卡爾，素知他是雄心大膽的我去反對「懦夫馬克斯」，我抓着那傢伙，像一隻獵犬搖一隻老鼠一樣地搖他，直至他難受得發出尖叫，我想他以後在會議中不會再喊卡爾做懦夫了。

『當然囉，卡爾有作任何事情的勇氣，可是他懷疑幾千個沒有受過訓練的工人持着各種器具作武器冒險的去和資本家受過訓練的軍隊相拚會有甚麼好處，這是革命的舊意義。你知道忍耐比愚蠢的暴動需要更大的勇氣的』，卡爾對他們要行動的呼喊作出平和與輕蔑的樣子，也給他們指出了這一點。他使威特靈⁽⁵⁾——他不算是個壞蛋——的隨從者安靜的方法沒真是妙極了，呵！他真是一個天生的領袖，卡爾，他。！

『會議開完以後，我打算在倫敦停留幾天，觀摩那裏大城市。巴巴拉有一個姊姊住在學院街，所以我留下來並用不着花錢，但是卡爾來找我，要求我打從布魯索爾回去，因為他和恩格斯立刻要回到那兒去，希望我能和他們一道。起初，我不願意，但是當卡爾告訴我說，有些公文要我帶到科隆去，爲甚麼呢？當然我要去了。

『哦，我們在到布魯索爾去的旅途中的一段時間是多麼的愉快呵！有時卡爾和恩格斯嚴重地談論那些大問題，而我在一旁閉口側耳傾聽；有時候他們會像一個人脫掉一件衣服似的脫掉他們的嚴肅氣，於是他們便講故事，唱小歌，那麼當然我就參加了，有人一不懂得卡爾的人都說他是鬱鬱寡歡的，說他永遠不會微笑的，我想這是因爲他們沒有見過我所深知和敬愛的真淳的卡爾，他們只看見馬克斯，那有成千重大問題壓在他心裡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但是我所知道的馬克斯——我的朋友卡爾——是富於人情的，孩子，是極富於人情的，他會唱一個歌，講一個好聽的故事，甚至會拿自己開玩笑。』

年青同志的臉上露上了笑容，『漢斯，我對這個多麼高興呵！』他說：『我常被人告訴說他是一

個憂鬱的人，沒有一點幽默感，永遠不會鬆懈他莊嚴的神氣，但是你說他並非如此，他會笑，會說笑話，會唱歌，這樣我更喜歡他了。』

老漢斯好像沒有聽見那年青同志的話，雖然當他說話的時候，老漢斯是沈默的。他嘴唇上現出輕輕的微笑，他那眼睛沉於幻想的神情說明這微笑是寄附在往日的回憶中的。舖子裡已經漸漸陰暗了，只有小壁爐適調的爐火閃爍的火光，使那年青的同志還能看見他的朋友。

最後還是年青同志打破了靜寂：『再告訴我一點吧，漢斯，因為我還是極渴望知道關於他的事。』

那老頭子點了點頭，轉過身去往壁爐的火上添幾塊木片，然後繼續說：

『一八四八年二月底左右，我們在科隆得到了第一份『共產黨宣言』，那剛是在我們知道巴黎發生了革命的消息前一兩天。我現在還存着卡爾從巴黎給我寄的那份宣言。』

『你瞧，後來他被布魯索爾的政府當局下令驅逐出境，那是德國要求的，卡爾寫信告訴我他被關起來了，要他立刻離開比利時，於是他便立刻到巴』

黎去。那是剛在法國臨時政府請他回到被基佐驅逐的城市前一個星期，你可以想像，他是像一個戰勝者那樣回到那裡去了。

「孩子，你永遠不會明白我們在那些日子中是怎樣感覺的，事情並不再是那樣了，我們都認為我們勝利的日子不遠，卡爾叫我們相信當法國起事以後，歐洲的普羅階級一定會覺醒的。他常常說：「法蘭西的雄鷄一啼，德國的工人們便會起來的。」如今雄鷄的啼聲已經聽見了，革命在法國成功了——我們認為如此——人們在大路上種植着自由之花了。

「革命的精神隨着它燦爛的火光傳到了倫敦，要求新憲的人們集合起來，每天我們都在盼望着聽見君主政體被推翻，社會共和國建立的消息。當然囉，我們知道要求新憲運動根本也是一個「麵包與黃油」的問題，他們的目的也就是我們的目的。

「唔，現在我們聽見法蘭西的鷄啼了，我們也要在德國起事了，每一個晚上我們在利隆的會社開會討論局勢，我們有些人要立刻開始戰鬥。你瞧，「革命」在我們的血液中像是強烈的酒，我們已經給那精神醉倒了，孩子。」

「當卡爾寫信告訴我們一定要等待和忍耐，大

家都極為失望，我們認為我們應立刻動手。有些人並且說，卡爾害怕了，但是我知道他們是錯誤的，而且我告訴了他們。有一個晚上的會議上，對我所接得的一封卡爾的來信辯論異常激烈，他們要我向會員們唸那封信。

『信裡說喬治，赫爾威當時在巴黎。正竭力組織一支普魯士工人的軍隊，打算開進祖國來開始戰鬥，卡爾說這件事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這樣一支裁縫，製烟工人和紡織工人組成的軍隊怎能和普魯士的軍隊對抗呢？很顯明這隊伍是會被消滅的，而且從巴黎弄走幾千的革命者，而他們都是巴黎所需要的，這樣反而會碍及大事。

『告訴同志們』他寫道：「這不是一個怯懦或者恐懼的問題，而是一個智慧的問題，為長久戰鬥而生存比走出去被槍殺更需要勇氣。」他要同志們忍耐地等待，盡一切力量去勸服巴黎的朋友們不要跟隨赫爾威的主意。巴黎大部的德國人聽從了馬克斯的勸告，但有一些跟隨了赫爾威，後來開進了巴登，像穀糠給大風吹散一樣的被正規軍隊擊散了。

『巴黎的普魯士同志寄給我們一種特別的宣言那是卡爾草擬的，要求我們往工人中間分發，那

是教育工人們的一種好方法。但是我告訴你，這在當時那種難忍受的時候，這被看作只是一件極不重要的小事，這並不能使那些要求實際革命行動的同志滿足。怎不是呢，甚至連我也曾一度幾乎忘了卡爾的勸告。

『在三月十三日——你該記得就十多萬的要求新憲者集合在倫敦坎靈頓廣場的那天——維也納也發生革命了，事情漸漸擴展到科隆。當消息從維也納傳到來的時候，會當過砲隊軍官的奧可斯提，維力却領着一大羣羣衆衝進科隆的會議廳，我也在羣衆中間，和旁的人一樣喊得那麼大聲，我們要求當屬以本城的名義給皇帝呈遞一份請願書，要求自由和立憲政府。

『在十八日，就是柏林的人們在市街上，躲在防禦物後面進行戰鬥的那一天，我們科隆的，一隊羣衆，在金柯爾教授^①領導之下，唱着馬賽曲，舉着反抗的革命旗幟——黑紅金三色旗，穿過市街前進。』

『在那些時候他——馬克斯——在甚麼地方呢？』年青同志問。

『和恩格斯在巴黎。我們都很奇怪，他竟完全

和偉大的鬥爭遠離，甚至我也對他失去信仰了。他曾告訴過我們法蘭西的雄鷄是革命開始的信號，而現在他還是默然不動。直至後來我從他親口中知道，他開始便看出那種革命是會被擊破的，工人們的時機還未成熟。

① Communist Manifesto 是馬克斯與恩格斯共同起草的一篇宣言、說明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

② Bernstein (1850—) 德國社會民主革命領袖和著作家。

③ Niemann

④ Karl Pfander

⑤ Wilhelm Weltling

⑥ Baden 德國東部之一州州

⑦ Kinkel (1815—1882) 德國詩人及藝術歷史教授。

(四)

『那是他和恩格斯到科隆的時候告訴我的，不是四月底便是五月初，我記不清了。一個傍晚我的妻跑進來告訴我說，她在街上看見卡爾，我已聽說過他要來，但以爲他不會那麼快，所以當我聽見巴拉說她在街上看見他，便趕忙穿起衣服跑到我們

的協會去。那天晚上剛好有一個集會，我深信卡爾會到場參加的。

『當大會開過了一半，我聽見會場後面起了一陣噪雜之聲，我轉過頭去，看見卡爾和恩格斯正走到講台。還有一個人和他們在一起，那是一個年青小伙子，細長的身材，約有五六尺高，像阿普羅^①那樣漂亮瀟灑，穿得像一個純綉子弟一樣。我以前沒有見過這年青人，但從我聽過和讀過的資料，我知道這一定是費丹南，拉薩爾^②。』

『他們兩個都在會中演講了，拉薩爾的演講是充滿火熱和風趣的，而卡爾此時極安詳和緩地講；拉薩爾像一個大演劇家似的演講，卡爾則像一個教師在對一班小學生講解數學的法則。』

『拉薩爾你也見過嗎？』年青同志用敬畏的語調問道。

『呢，那天晚上和以後好些次。卡爾熱情地和我道好，並且把我介紹給拉薩爾。後來我們出去喝啤酒一就只我們四個—卡爾，拉薩爾，恩格斯和我。他們告訴我。他們要來創辦另外一張報紙，就是五年前遭受迫害的那一張。經濟已經沒有問題，卡爾當總編輯，恩格斯任他的助理。報紙定名為新萊

萬新聞^①，法勒利格拉^②喬治，惠爾^③，拉薩爾和其他許多別的人。擔任撰稿，所以我們爲那新的報紙的健康和成功乾了一盃。

『那報紙順利的出來了，沒有多久因爲卡爾對政府的攻擊而引起了麻煩。中等階級的股東都認爲他太激烈，當五日可怕的失敗以後，他袒護法國的工人，所以那些股東們主張辭掉他們的總編輯。

『有一天我拿着一張委員會——我在其中也是一個委員——的通告到報館的辦公室去，卡爾把我介紹給巴枯寧，俄國偉大的安那其主義領袖。卡爾和巴枯寧的關係一向就沒有好過，在他們之間一向是不和好的。

『你聽見過羅拔，勃倫嗎？我的孩子，你念過法勒利格拉描寫他事蹟的那首詩嗎？我想沒有吧。唔，勃倫是一個溫和的民主主義者，一個屬於佛蘭克福國民大會的自由主義者。當一八四八年十月維也納起事的時候，他被國民大會，即所謂「人民議會」派到那裡去。

『他擔任指揮革命軍，後來被奧國軍隊逮捕了，要槍斃他。我很清楚記得二月九日，行刑的那天晚上。我們開了一次大會，會場擠到令人透不過氣

來，我我尋卡爾，但是並看不見他，他是一個極忙的人，你瞧，他夜裡還要替他的報紙寫許多東西。

『當卡爾到會場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了，他靜悄悄地走向講台，有些同志們鼓掌喝采歡迎他，但是他舉起手來叫他們安靜，我們看見他手上拿着一封電報，他的臉上像死去似的發白，我們知有甚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沒有一點兒聲音，直至卡爾開始讀那電報。

『電報是非常簡短和可怕的，它說，羅拔，勃倫在維也納根據軍法被槍斃了。卡爾用莊嚴的聲音唸出來，我想當時我能够看見那謀害就在我眼前的會場上進行，我想每一個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覺的，因為當時有好幾秒鐘度靜寂——那是一種出自痛苦的靜寂，跟着我們爆出了一陣為革命而憤激的怒吼。

『散會後，我想跟卡爾說話，但是他掠過我身旁趕忙走了。他的臉色難看得可怕，他就是革命的人類形態。我看見他那樣子，我知道他一定要為不幸的勃倫報仇的。

『跟着勃倫的死是一場政變，皇上任命了一個新的內閣。國民大會被解散，新萊茵新聞提出了一篇社論，號召所有的人民堅強地反抗徵稅，當然那

就表示開戰了，我們都知道是決死之戰。

『卡爾以叛逆之罪被逮捕了，說他鼓動民衆反抗皇帝當局。我們都怕這次對他會有不利的，在另一次的審判中，卡爾，恩格斯和一位叫柯爾夫的同志——張報紙的經理——又一同被控以誹謗罪受審判。那一次開審我去了，聽見卡爾作辯護的演說。旁聽席擁擠萬分，當他講畢的時候，他們都爲他喝采，直至那旁聽席的小樓都震動了。『如果馬克斯在叛逆罪審判庭中再作這樣的一番演說，沒有法官會判他有罪的。』在旁聽席上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當我們離開那裡——噢，我忘了說那三個被告都無罪釋放了，我說了麼？唔！當我們離開那裡，我告訴卡爾同志們和還有許多不完全是我們同志的人們怎樣稱讚他的辯護詞，我想，他很高興聽到這個，但是他却說：『我會比那個更講得好的，漢斯，比那個要好得多，除非我是錯了，不然我可以把那檢察官弄到像一個傻瓜一樣，漢斯。』

『你知道那是當然的，在兩天後的「叛逆罪審判」我也到了，當他走進來的時候，我緊緊的握着卡爾的手，他轉過頭來望望我，向我作了一個鬼臉，沒有說話，法庭的律師嚴厲地攻擊卡爾和兩個與

他一塊被捕的民主團體的幹事，但是他們的漫罵尤其是主要集中在卡爾身上，多傻的人都會看得出他們是要設法擊倒卡爾的。

『唔，起訴終了以後，卡爾開始對陪審官說話了，他並沒有作正當的講演，而是像平常和幾個朋友坐在一塊喝啤酒一樣地說話。他用一種閑談的方式向陪審官解釋法律，指出那些聰明檢察官犯了莫大的錯誤，並且證明他比他們對法律都懂得多，後來他又向他們作了一次可以說政治的講演，他對他們解說他是怎樣站在工人的立場上去看政治問題。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老先生，他告訴我他是一位法律學教授，他坐在那裡，眼睛緊釘着卡爾，聚精會神地傾聽着他每一個字，「那個人真是可以當律師！」他說。我注意陪審官們的臉很容易看出卡爾深深地感動了他，雖然他們都是中層階級的人，當卡爾指出控告的愚昧可笑時，甚至那老法官也忘記了自己，點頭微笑了，你可以看出那老法官是怎樣佩服他面前的人不可思議的心智。

『唔，三個犯人都因陪審官判告無罪而被釋放了，而且陪審官們派一位代表對卡爾說，他們表決的結果一致贊同要多謝「馬克斯博士」給他們的有

趣味和有實益的講演，卡爾無限的高興。我告訴你，孩子，我從那時候起更以卡爾爲榮了，我直接跑回家裡去，寫信給在德里佛斯認識的十幾個朋友，告訴他們所有關於卡爾的演講。你瞧，我知道他們不會有回信的，但是我要想使那老鎮裡每個人都知道卡爾在世界上成名了。

『政府方面自從那次審判以後，極度的懼怕卡爾。五月間在萊茵省爆發了革命，他們便封閉了那報館，把卡爾驅逐出普魯士。

『我們執行委員會開了一個會議討論應採的策略。卡爾說他要立刻到巴黎去，他的太太和孩子第二天跟着走。恩格斯到巴威^⑤的帕拉替內將去參加安勒克，金柯爾和卡兒，蕭爾茲之羣中去戰鬥。他告訴我們所有報館的債務都已經清償了，所以不能對他加以不忠實的污名。

『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報紙的債務是怎樣還清的，卡爾把他太太所有的銀器都當了，還賣了一大幫傢具和物品弄得錢來還債，那都不是他的債，即使是他的，他也可以被驅逐爲藉口而置之不理的。卡爾和他的家有好幾次爲了要維持那報紙的出版而捱受乾麵包的苦生活，我的巴巴拉有一次不知甚麼

發覺卡爾的太太和孩子都不够吃，她回家告訴我，爲了這個我們兩個一直哭到睡着。』

『怎會沒有一個同志幫助他們呢？漢斯。』

『哎，那是很困難的，孩子，因爲卡爾是十分自重的，我想珍妮更是自重。巴巴拉我和他的頭靠到一塊，她說：「我們可以把一些錢攔在信封裡寄給他，這樣他便不會知道這錢從那兒來的了，漢斯。」卡爾認得我的筆跡，但是不認得巴巴拉的，於是她便寫了一封短信，把她所積蓄的一點錢放到裡面去。她寫着：「寄自一個知道馬克斯博士需用它的忠實同志。」我們找到了一位馬克斯和恩格斯不認得的年青同志，在一個早晨當卡爾離開家上班去的時候，把那信交給他了。

『那一天，當我和巴巴拉知道卡爾已經收到了那些錢，巴巴拉和我們高興得不得了，但是天曉得這完全沒有給他一點好處，他只把那些錢送走了。』

『送走，那不就是送走他孩子們的麵包？他真的那樣做嗎？』

『唔，我所知道是這樣，我第二天聽說卡爾那天晚上去探視一位貧病交迫在極度困難中的同志，

當他臨走的時候，他把一些錢攔到那同志太太的手裡，叫她爲他在病中的丈夫買點好的食物和好的酒，他給她那些錢的數目正是和我們在早上送他的一樣。

『卡爾常常如此的，他真是我有生以來所見過最善良，最慈心的人，他能自己暗自吃苦而不發半句怨言，但却不能坐視別人的不幸。他會把任何工作攔下而跑到街上去哄一個啼哭的小孩，我會不知多少次看着他在街上停下來看小孩們玩，或者用他那雙強健的手臂把在啼哭的小嬰孩抱起來，偎在懷裡哄慰他。他口袋裡永遠不能留着半個零錢的，他都把它們給與在街上遇到的小孩。是的，他每天早上到公事房去的時候，都會有兩個至半打以上的小孩子圍着他，陌生的孩子也都愛親近他，因爲他笑得那麼仁慈，他總是那樣親切地輕輕地撫拍着他們的頭。

『當卡爾到巴黎去以後，我有好久沒有聽見關於他的消息，我們，巴巴拉和我奇怪他爲甚麼不給我們寫信，後來，約摸在他到巴黎去後三個月，有一天我們接到一封從倫敦來的信，我們立刻就看出是他的筆跡。他再被逐出巴黎，要他在二十四小時

之內離開那城市。他和他的家眷住在倫敦坎伯威爾的一所便宜的房子裡，他說一切均好，但沒有提到一個字關於他們的貧窮和所受的苦況。

① Apollo 爲羅馬凡蒂岡宮中所保存的美男子的立像。

② Ferdinand Lassalle

③ Neue Rheinische 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在科隆出版的報紙。

④ Freiligrath 德國詩人。

⑤ George Weerth

⑥ Blum (1807—1844) 德國革命家

⑦ Bavaria 德國的一州

(五)

『幾個月以後，我和幾個同志與科隆當局弄得很不好，我們聽說我們要被關起來，而且知道很難獲得寬赦，所以巴巴拉和我商量了許久，我們決定立刻清理一切，到倫敦去。把我們的一部份東西賣給了一位相好的同志，我們就拿那些錢起程投奔到倫敦御街的巴巴拉的姐姐處去，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會發見卡爾就住在我們隔壁。

『但是，竟然如此，沒有人對我說及他一我想

在我們屋子裡沒有人知道他是誰的——但在我們到倫敦後幾天，我看見他打街上經過，我跑出去喊住了他。哎，他變得那麼瘦，穿得那麼破爛，我非常的難過。而他很高興見到我，用他的雙手緊握着我的手。卡爾的握手會使你感到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愛你。

『當時他告訴我的話已够使我明白他爲甚麼這樣蒼白和消瘦了，假如不是因爲怕傷了他的感情的話，我會當時哭起來的。他和那美麗的珍妮有好幾天沒有吃的東西了，並且沒有床舖睡覺。這尤其叫我難過，因爲我知道他們以前是怎樣受着優裕的培育和有過實質的，甚至奢侈的享受的。

『但是我並沒有從卡爾處得知最壞的情形，他常常竭力隱藏着實在的苦況，我沒有見過有人像他這樣會這樣把事情裝得好的了。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個巴巴拉的親戚康賴·索倫姆——我想是她的堂表兄吧，他是卡爾和珍妮在倫敦時候最好的朋友把實況告訴了我，使我心裡像割裂一般的難過，怎不呢？他們到倫後不久便生了一個小孩，他們沒有錢請醫生，甚至給那小孩買一個便宜的搖籃。

『貧窮一直繼續了好幾年，我差不多每天都看

見卡爾，直至後來我跌倒了，跌破了頭和腿，進了醫院。那時候巴巴拉要出去做工了，替有錢的人們洗衣服，我們不能再幫助親愛的卡爾了，所以我們只好裝着不知道貧窮把他弄成這麼憔悴和衰老。我想如果不是有那些小孩子，卡爾一定憂鬱至死了，那些小孩使他變成年青，使他高興。他有些時候好幾天除了乾麵包外沒有別的東西充飢，但是他還是跑到街上來像一個大孩子地笑，一大羣小孩牽曳他的衣服，大聲喊着「馬克斯伯伯！馬克斯伯伯！馬克斯伯伯！」

『當我住在醫院的時候，他常來看我，不管他是多麼疲倦和憂慮——我可以從他臉上看得出來的，但他還不知道我看得出來——他永遠是對我現出高興的樣子。你瞧，他想使我高興，所以他常常把運動所有的好消息告訴我，雖然並沒有多少好消息。他會對我說笑話和故事使我笑得不亦樂乎，在病房裡其他的病人也都笑了。』

『有一天我告訴他關於病房盡頭的一個德國小孩，那可憐的小孩已經動過好幾次手術，都沒有希望，護士告訴我他已經沒有救。當我告訴卡爾的時候，他眼眶充滿了淚水，十分的悲傷，「可憐的孩

子！這麼年青！可憐的孩子！他過去和他談了一個多鐘頭，我聽見那孩子的笑聲響澈了整個病房，我們以前一直從未聽見他笑過的，因為沒有人來看過他，那孤寂的小孩子。

『從那個時候起，卡爾常常把他一部份時間化在和那小孩在一起，他帶着書來用孩子的母親的聲調讀給他聽，或者給他講些故事，那小孩子很高興看見他、而且常常親吻這「力克叔叔」——這是卡爾教他這樣叫他的。後來那小孩死了，卡爾哭得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樣，還說要跟他一同進墳墓裡去。』

「呵！真是偉大的崇高！漢斯，他多麼富有惻隱之心呵！」

『我常到德國共產黨俱樂部去聽卡爾的演講，我想那是幾年之後了，那是在一八五六年的冬天。後來卡爾一直有三四年不到那俱樂部去了，他不高興他們的內鬪，他討厭那些整天嚷着暴力革命的暴躁的傢伙。當金柯爾和威烈治等浪漫的中等階級份子支配着那俱樂部，卡爾便不再去了，那時我常常看見他。卡爾會對我說：「哼，都是空談，漢斯，通通都是空談。你們高喊革命，因為這名詞響亮

動人，而實際上他們未有嚴重的考慮過，他們都是些氣槍革命主義者！」

『唔，我剛說到，我在一八五六和五七年聽見卡爾在那俱樂部所作的政治經濟演講，他對我們講解就如他對陪審官們所講的那個樣子，安詳而緩慢——像一個教師。他會向我們發問，看看我們究竟懂得多少，沒有留心聽講的人便會受到他的呵責，卡爾會直瞧着他說：「某某同志，你是否真的聽講？」他真是一個好教師。

『我想卡爾的境況後來轉好了一點，恩格斯也常常幫助他，到底他和他的家眷搬出了城外，所以我不再常見他。那時候，我的家庭也變大了，爲了養育我的一羣小孩，我離開了革命運動有好幾年。但我常在星期日的時候去探訪卡爾，和他談及一切和運動有關的事情，我常常給他帶些我所能買得起的最好的雪茄烟，他也常常收下。

『因爲卡爾是香烟癮很深的，他差不多經常在口裡啣着一根雪茄烟。噢！他吸的都是多壞的烟呀！我們常常稱他的烟叫「馬克斯的繩尾」，它們真的像這名字那樣壞，他要抽那樣壞的烟，因爲它們價錢便宜，有傷他的健康。是毫無問題的。我常說

：送他一盒較好的雪茄烟是有助於革命運動的，因為這無疑會避免他再受抽「繩尾巴」的害。

『可憐的珍妮！無論甚麼時候，當我給卡爾送一盒雪茄烟去的時候，她總是那麼的客氣有禮。『他吸烟那麼久了，漢斯，真應該吸些稍為好一點的，我知道他吸那些壞烟屑對他真多害處。』她知道，正如你會說的，卡爾為偉大目標而忍受的貧窮會慢慢的殺害了他。而我也知道的，孩子，這真叫我心痛。』

『哎，漢斯，他是一個殉道者，一個為自由而犧牲的殉道者。『殉道者的血就是教堂的種子』，無論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候都是如此的。』年青的同志說。

☉ Willich

（六）

老漢斯沉默了好幾秒鐘，他很得意地凝視着掛在他的長板凳上面的那張照片，那年青的同志也保持沈默，望着漢斯，那老人的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最後他打破了那沉寂。

『當然啦，你會聽過關於「國際」了，卡爾那張照片就是當「國際」開始的時候照的，他答應給

我一張照片有好些年了，當他在一個星期日帶着這張照片來看我的時候，他簡直有點害羞了，他好像覺得這種事情對於一個嚴肅的人未免太感情化了。他說：「你很快便會不高興看它的，漢斯。」

「呃，我很記得那個下午，就像是前天的一樣，我們吃過飯坐下來抽煙的時候，卡爾說：『漢斯，我已經決定事情現在應該改變一下了，一我的意思是與運動有關的事情。我們一定要團結！所有工人們應該，能够，而且必需團結的。布爾喬亞們已經指出了這道路，我們，一定要做到。』跟着他向我解釋怎樣發動那運動，我答應盡我所有的力量在我們的工會中幫助他。卡爾常要爭取各工會的支持，他有許多次要我把新的意向介紹給我們的工會。」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適值美國發生內戰，格斯東●和中等階級跟南部的擁有黑奴者站在一邊。卡爾不但站在黑奴這一方面，並且熱愛林肯總統，他好像永遠讚美林肯而不覺厭倦似的，有一天他來看我，他以極度誠懇時的那種安詳態度對我說：「漢斯，我們一定要幹點工作，把格里斯東對黑奴販子們可恨的支助予以打擊，我們一定要向林肯總統表示在這個國家裡的工人階級都感覺而且知道他是

站在正直一方的，而且阿伯拉罕，林肯是屬於我們的，漢斯，他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兒子。」

『他講了一番讚揚林肯的話，並且告訴我他是多麼覺得榮幸，因為德國的社會主義社都是加入北軍作戰的，他並且說想去我在佛利蒙得^①下作戰的一個老朋友衛德麥爾，加入他們一塊兒作戰。他對於這個是多麼的熱心呵！沒有人會想到那次戰爭對他是一個很大的影響，他給紐約論壇報^②——我想是這個名字——寫稿每週可得五塊錢的固定收入停止了。

〔他求我使我們的工會通過。抨擊格里斯東，支持林肯總統的議決案，我相信我們的工會是在英國第一個通過那樣議決案的第一個團體。但卡爾並不這樣就停止，他使國際和幾個不同的工人團體積極進行這件事，全國各地紛紛開會。而他一點都不露臉，很少人會知道轉移英國輿論向林肯的是卡爾，馬克斯。當林肯被那個顛狂的兇手布斯刺殺的時候，卡爾失聲痛哭了。他作了一段精彩的演講，草擬各種議案，這些議案後來全國各地的會議都採納了。呢，孩子，林肯很感激我們在那些壞日子中給他的支助，卡爾曾經給我看過林肯回覆中央委員會

致謝的信。

「卡爾最喜歡那樣的，領導工人們去做正確的事情，而讓旁人獲得榮譽。他在一八六六年計畫和指導所有工人的會議要求參政權，但是他並沒有得到一點讚譽，他永遠是只為達到目標，而絕不在乎個人的名譽的。他多年花了全部時間為「國際」服務，沒有得過一個銅板，雖然他的仇敵都在詆蔑他「從事運動而致富」。

「呃，他們常常污蔑卡爾，這簡直令我發瘋了。報紙上時常登載關於所謂「黃色同盟」，說是一種與國際有關連的秘密組織，事實上我們都明白知道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東西。卡爾被控告說他想計畫暗殺和流血革命，而這正是他所最憎惡和懼怕的事情，他不斷的和這樣主張的人抗辯，他說他們都是敵人，要搗毀運動而派來的間諜和特務。他不是就在這一點上和威特靈，赫爾威和巴枯寧相反對嗎？

「當一八六二年拉薩爾來找卡爾的時候我正在那裡，聽見他怎樣說要發動武力革命的蠢念頭。在那個時候以前不久拉薩爾會派一位斯域佐爾隊長來見卡爾，請求卡爾幫助那隊長募集款項購買一大批槍枝以備作一次革命。卡爾拒絕為這計劃出任何力

量，這使拉薩爾發瘋了。「親愛的馬克斯，你的方法對於我太遲慢了，」他說：「竟要經一個世紀的時光，才能使一個普羅階級的政黨增強到做一點事。」

『卡爾安詳地微笑着說：「是的，是够慢的，拉薩爾朋友，够慢的，但是我們要智力做革命的基礎—智力而不是暴力，我們一定要忍耐，苦心的忍耐。蘑菇一夜便長起來，但是一天便完了，橡樹要一百年才長起來，但是一直長一千多年，我們要的是橡樹而不是蘑菇。』

『漢斯，馬克斯多麼了不起呵！多麼有耐性和遠見呵！拉薩爾覺得怎麼樣呢？』

『我想不管怎麼樣他是不會了解卡爾的，卡爾告訴我在那次會面以後，拉薩爾便和他絕交了。你知道，那並沒有爭吵，只是拉薩爾明白他和卡爾的觀點相距很遠。「拉薩爾是一個聰明人。」卡爾常常說：「但是他在十一點鐘的時候要十二點鐘，就像一個沒有耐性的小孩子。」還有好些像拉薩爾那樣的人物，孩子，他們都想盼望橡樹能像蘑菇那樣在一夜裡長起來。

『唔，我在國際裡一直到最後海牙會議決定在

紐約作總部。那對於我真是一個打擊，這使我有點覺得卡爾做了一個錯誤，我覺得中央委員會遷到美國去，實際上「國際」是被完結了，我告訴卡爾，他和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只是他不能做甚麼。

『「是的，我想你是對的。漢斯，國際在那樣的形勢下是沒有甚麼作爲的，但竟然如此，竟然如此，漢斯，我的健康太壞了，我快完了，我簡直不能再繼續進行與巴枯寧和他手下們的鬥爭了，如果我放下與他們的鬥爭，國際便會落到他們控制之中。我寧願看見國際在美國完結，也不願看見它在巴枯寧爲首之下存在，這樣還好一點，這樣還好一點，漢斯。」就是那一次，我聽見他那樣說，而且看出他在幾個月中便變得那樣衰老。我知道我們很快便會失去卡爾的。』

● Gladstone (1809—1898) 英國政治家。

● Fremont (1813—1890) 美國內戰時北軍的將軍

● New York Tribune 美國著名日報。

(七)

『但是他並不是不久便死了，他從那個時候起還活了十年呀，漢斯。』年青同志說：『十年是一

個够長的時間。』

『呃，十年！但是他那時候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呢？你說吧。』老漢斯帶着顫慄的聲音要求說：『病痛和不幸的十年—沉淪的十年，那就是那段時間，孩子。我不是看着他像一株樹木那樣，因樹根給蟲蛆腐蝕而逐漸枯萎嗎？我不是看着他咳嗽的時候，身體幾乎搖顛得要裂開似的嗎？哎，我不是常常覺得他死了還好些嗎？我是說爲了他自己好，因爲他死了我會覺得他是脫離了苦海。』

『是的，他活了十年，但是他始終是難免要死的。他幾乎全部時間，每一分鐘都在痛苦之中。「哎，假如我不是要完成資本論，我一定要完結自己的了。」有一次當他扶着我的手臂一塊散步的時候，他對我說：「一年一年又真是太難受了，但是我一定要完成那本書呀！我一生沒有做過比對運動更有用的事了，而且又沒有人肯去做。我一定要爲這個而活着，即使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個痛苦。」

『但是他並沒有活到把它的工作完成，是恩格斯把第二三卷編出來的。有一個恩格斯來擔任這任務，對於整個運動是多大的影響，沒有別的人能做的了，恩格斯就像是卡爾的學生的兄弟。有時候

同志們是會妒嫉的，他們常常叫卡爾和恩格斯爲「暹羅雙生子」，但是這並沒有使他有甚感覺。假使恩格斯沒有活得那麼長，他的工作便完成不了一半。我和恩格斯並沒有如我和卡爾那麼相好，但是我爲了卡爾的原故也愛他，同是因爲他常常不管怎樣困難都盡量幫助卡爾。

『我不願再告訴你關於最後的兩年了，我常常看着卡爾患病躺在一間房間裡，而他的妻，珍妮在另外一間房間裡受着癌症的痛苦。多麼可怕啊！我常常希望能夠聽見他們一同死去，永遠擺脫他們的災難。只有恩格斯認爲卡爾會轉好的，有一天當我對他說卡爾是不能再活的時候，他簡直狂怒了。但是當珍妮死去的時候，在葬禮以後，恩格斯對我說：「現在馬克斯一切都完了，費烈茲齊朋友，他的生命也完了。」我知道恩格斯所說的話是真的。

『後來卡爾死了，他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在他的安樂椅上過去的。我當天傍晚從恩格斯處聽到這消息，趕忙跑到梅蘭公園路，那天晚上我看見他僵直地躺在床上，那熟稔的微笑掛在他的唇邊。我不能向恩格斯和可憐的伊蓮娜，馬克斯說甚麼話，我只能沉默地緊握着他們的手，極

力忍着眼淚。

『在星期六的中午，他便被安葬在高門墳場和他的妻子的同一個墓地內。當恩格斯對着那墳墓說卡爾是一個多麼超異的哲學家時，我的心又遨遊到德里佛斯的年月去了。我們像是在一塊玩耍的孩童，我因為他要和珍妮·惠絲法蘭玩而打架；我好像又聽見他在學校操場上講故事；好像我們又一同回到那老鎮，在街上闊步走着，大聲念着卡爾對那老教師可憐的霍爾斯特先生寫的短詩。

『地方變換了，我和我的巴巴拉在丙恩，因為卡爾從口袋裡掏出一些米粒來而對着他和他的珍妮大笑；有時因為卡爾講些笑話弄到珍妮滿面羞紅。恩格斯在墓地講的話我說不上來了；因為我完全沒有聽見，我的心已經不在那裡。我所想的只是活着的卡爾，而不是他們要送回土地去的那具屍骸。

『好像對於我又換了一幕景，我們回到了科隆，卡爾在向法官和陪審官演講，護衛着工人階級，我聽着而且發狂的歡呼，於是那老萊辛納爾便來拉我的手臂，把我拉走。

『哎，孩子，真是可怕，可怕，那個下午當我想到卡爾躺在那冰冷的地下，太陽不能再照到我了

，甚至巴巴拉和那些小孩子，和巴巴拉的小克勒珍都不能使我高興了。卡爾正如恩格斯在墓地時說的他確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但是他是一個更偉大的人物，一個更偉大的同志和朋友。他們說要在甚麼地方建一個銅的紀念碑來永遠紀念他，這是愚蠢的。小人物可以靠銅的紀念碑來叫人記憶他，然而像卡爾這樣的一個人是用不着紀念碑的，人類爭取自由的偉大鬥爭有多久多遠，卡爾的名字也會一直活在人們的心裡的。

「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後，鬥爭已經完結了，當快樂的人們懷着奇異的心情讀着我們所忍受的痛苦的日子，卡爾的名字依然被記憶着的。然而却沒有人會知道我，可憐的漢斯。費烈茲齊曾和卡爾一塊兒上學，不會知道我和他一塊兒玩耍，和他打架，一直愛着他有幾乎六十個年頭。但是沒有關係的，他們永遠不會知道卡爾像我所知道的那麼多。」

眼淚從老人的臉頰上流下來了，他又陷入岑寂的境界中。年青的同志溫柔地拿起他那衰老的手放到唇邊吻了一下，便消失在黑暗中。

① Eleanor Marx. 馬克斯的女兒。

譯後記

與其說這是一本記敘卡爾·馬克斯生平的傳記，不如說它是一本以卡爾·馬克斯生平為題材的小說，因為它沒有寫下馬克斯一生的奮鬥中每一端有歷史意義的事蹟，而只是用粗略的線條，描繪出馬克恩偉大精神與人格的輪廓。要拿它作為研究馬克斯及其革命運動的歷史資料是太不夠了，不過至少我們可以從這小冊子中獲得一個關於馬克斯一生奮鬥經驗的梗概。看到了躍然紙上呼之欲出的這偉人的肖像。

原作者約翰·斯柏爾哥（John Spargo）是英國作家，專心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斯學說，曾著有「社會主義常識」，「社會主義大綱」及「馬格斯傳」等書，這一本小說式的傳記是他龐大的著述中最輕鬆的作品，原著第一頁上是寫着「獻給洛拉，拉伐格夫人」——馬克斯的女兒的，所以這書裡面的事實多半是得自拉伐格夫人，而具有較可靠的真實性。書中的註譯是譯者附加上的，因為希望能幫助讀者們知道一些不知道的典故。

談文附記於三十五年

馬克斯忌辰。

他所知道的馬克斯

著者 英約翰·斯伯爾 著

譯者 談 文

出版者 認識出版社

北平 上海 · 重慶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第一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